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南唐書六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  
松卽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  
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  
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  
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咲自如  
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

南唐書六

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  
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  
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口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  
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  
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  
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  
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  
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遜吉州刺史

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  
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畱宴犒不許  
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衆  
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  
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  
用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  
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  
動本遂以璋還禪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  
急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

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急追伏  
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  
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  
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  
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  
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  
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  
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  
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

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  
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祚固  
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柰何不使我一見  
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之濛遂誅歾本愧  
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  
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  
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旣卒  
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

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  
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  
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嶮阨被圍垂困鄴躍馬  
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  
烈祖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暴猛狼戾常蓄飛  
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  
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卒後仕  
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仕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圯不治吏云自田頽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

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効効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贏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媟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

之燕王弘翼獨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一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拏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歾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歾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馬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襪酒奮曰歾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至者具以實對卽命擒至皆謂

必歿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  
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  
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  
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拜  
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  
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  
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  
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  
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  
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  
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  
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  
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  
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  
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  
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還武昌軍節  
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達領

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達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丘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遠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王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鞏持節冊贈鄂

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曰強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也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世公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往來節度使當燕勞間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



元五年卒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任爲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緝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適時被知得盡已

六南唐書六

八

才感槩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財五十餘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  
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  
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專烈  
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開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以  
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  
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  
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初烈祖左右  
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  
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  
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  
六十三謚曰匡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  
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  
金陵以爲戶曹叅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  
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  
士禮部侍郎貞介獨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  
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

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  
爲鄂州林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  
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  
忿謗讎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  
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  
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挾其口至耳方議遣  
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懼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  
簡言不辭見其子孫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  
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

八南唐書八

十

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  
臣忍去惟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  
意卽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  
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  
或以事親寄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  
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  
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字德明上素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  
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

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  
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  
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歿茂章哀其  
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  
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  
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  
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  
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王登宮門將殺知  
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

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  
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  
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  
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  
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先至乃還以不及告  
及知訓歿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  
於潤州遷禪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威  
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

私善彥能請築隄爲斗門䟽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文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勳相蒞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咲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事後主爲秘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亾入朝仕至兵部郎

大南唐書六

十二

直祕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假上鼓琴圍碁不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南唐書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爲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

南唐書七

一

三百七

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叅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丁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太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

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處州有功爲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爲之備及保太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

不南唐書七

二

三百〇八

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符券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擿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

用正人元宗

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  
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  
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  
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院學士元宗雅  
稱兩人有詞辯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  
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  
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

苗裔衣冠禮樂異於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  
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人比朕六  
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  
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  
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  
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  
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  
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



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諂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爲亾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之歿也謨亦在召中得不歿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

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旣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江左可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歿皆出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子弘冀叅總庶政謨薦其客閭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

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  
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  
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  
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  
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  
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  
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  
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指乃  
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  
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  
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  
悽愴巒出爲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  
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歿問曰卿昔  
與孫忌使周忌歿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  
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爲  
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

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歿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

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

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  
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評不  
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  
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  
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  
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  
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  
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  
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爲衛

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  
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  
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  
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  
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  
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  
曲爲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  
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  
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

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  
今日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  
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  
旣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  
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  
任用宋齊可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  
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  
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

南唐書七

八

紙口書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  
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  
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  
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  
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  
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  
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  
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  
知國家大計賜宴保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  
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  
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  
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  
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  
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  
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  
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  
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  
留一榼吾歿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  
祭享無益歿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  
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  
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母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筍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况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川四十年衣食乏絕

南唐書

十

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於蘄州山中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不行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

居不設牖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  
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  
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  
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  
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  
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未有星亭於參芒指東南  
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  
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

素嗜鮓乃使人僞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  
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  
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  
旻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曰斲而餌之不知所  
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丫結被褐與老嫗  
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旣醉歌舞道  
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  
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爲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  
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爲不  
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  
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  
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  
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  
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常治事於此鬼神有

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  
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  
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  
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旣徹爲諸生講  
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  
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  
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  
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

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烏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晚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寂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歿石子岡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南唐書八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南唐書八

一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竒寶恠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塲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懽樂一日可

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歿乎至是如其言廢  
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歛以衮  
冕及土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  
文賦歌詩十卷號閤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  
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  
遼尤親厚出入官省倘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  
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  
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

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  
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  
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閤狎客之風閒居講論  
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  
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荅之君臣相  
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  
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  
中蘇易簡爲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  
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

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篋取已及兄鉉并遊  
同納篋中篋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  
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  
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  
王延政降何敬洙功宥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  
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  
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  
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

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  
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  
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  
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  
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  
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  
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  
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  
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

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  
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  
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  
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  
月竟歿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  
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  
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

大南唐書八

四

亦裹甲爲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  
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佞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  
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  
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  
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  
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  
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  
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

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

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

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夫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

破敵退絕餽饗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後至危急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

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棧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楫艱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



起火歟糧米戈甲俱焚無子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歟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

伐國之難也

六南唐書八

七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塲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

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王初立上䟽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王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則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歟忠義乎衆皆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簷

入南唐書八

八

霄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歟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歟不從翰軍歟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尤多歟則臥床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恠也卽昇置木驢上

將殊之俄歿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噉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歿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貨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滌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  
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  
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歿報國前二  
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  
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  
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  
州縣軍輿料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衆人德  
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  
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

南唐書八

十

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  
忠見之曰乃汝卽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  
下吏慚憤歿茂忠還朝病金瘕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  
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來齊丘辟置  
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  
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  
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  
與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

指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恠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  
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  
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  
動人心流撫州然亦率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  
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  
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  
塲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

成榜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  
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  
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  
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  
暴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  
按撫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  
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  
宗旣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

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  
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  
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  
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  
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  
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  
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  
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  
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

六南唐書八

七

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南唐書八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媵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

南唐書九

一

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

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棄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

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追遇同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胄利刃以鐵繩維之刺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歿於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歿



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

家者越上書訟之出爲蘄州司士叅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授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戍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澹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

撰烈祖實錄二十卷叙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

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

曰此謂之宣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  
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  
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  
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  
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  
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  
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蚤暮與賢士  
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

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  
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  
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  
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  
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  
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  
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  
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

李徵古皆宋齊丘客歡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官官齊二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

功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歿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歿元宗亦怒欲真軍法齊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歿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交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

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  
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  
至金陵盛稱周兵之疆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  
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擿語王崇質使其  
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  
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  
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  
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  
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

大南唐書

八

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  
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  
咎方相與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  
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  
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  
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  
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  
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  
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

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於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逼南還以告盡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叙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歿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

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

大怒齊丘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錕爲給使吳攻宣州錕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錕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旣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皆異之錫從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不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卽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者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沈厚終始如一自洪州



入覲烈祖命官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  
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  
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一徙江州  
德誠猶慮讒閒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  
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  
娶於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  
交皆寒賤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

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  
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  
年猶輔政比他相寂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  
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  
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

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各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  
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勲勞又聯姻戚  
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  
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望治建勲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  
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  
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勲請官出金帛贖俘掠

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勲獨  
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  
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  
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遽爲此舉  
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勲曰吾平生笑宋公輕  
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  
碑貽他日毀斷之旤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  
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冢墓鮮不發者惟建勲

不知葬所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勲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論曰李建勲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亾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亾國君父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堅正不

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於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於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觀爲之傳云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  
義方旣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  
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

南唐書十

一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  
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  
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禮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  
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  
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  
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迹散落不得  
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廝養以戰  
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  
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  
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

商唐書

二

沼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  
安州漢榮懼詒告日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  
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  
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  
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  
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  
晉將安審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歿於陣承  
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

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復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主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闔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歿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歿暉鳳退保清

南唐書十

四

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德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歿  
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歿難擢將軍歷  
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  
指揮使諸老將繼歿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徒  
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  
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  
勳保惜富貴無効歿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  
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歿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  
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  
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  
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  
出宮門軍士雲集鬻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  
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  
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



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

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憚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後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歿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歿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  
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姦狐媚讒疾  
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而欺人主  
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  
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  
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  
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  
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  
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  
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  
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  
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  
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  
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

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兄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歿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

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真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

十二謚曰簡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

六南唐書十

十一

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

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南唐書十

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祖至吏部尙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

南唐書十一

一

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材蒞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

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  
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  
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  
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  
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已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肆爲大  
言謂已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以文執進實無他長紀  
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  
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後喪兵數千  
輒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  
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眞英  
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  
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忌曰湖湘之役



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  
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  
幾乎忌卽欲奉行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  
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  
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秦功矣  
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  
侵于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  
長沙盡據故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遂籍籍  
延己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

失江北地始罷延己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  
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  
十八諡忠肅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  
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  
氣格尤喜樂府詞曲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  
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己對曰安得  
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  
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  
臣相諶乃如此延己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

延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  
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儼爲正  
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  
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  
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  
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  
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躡進嘗內宴出寶器  
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  
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  
舞懷之元宗爲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  
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  
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諸衙命宣慰召李弘義入  
朝旣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  
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

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寧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

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

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  
宋興楊州節度使李重進 誅元宗遣延魯

朝于行在太祖將築兵南渡旌旗戈甲皆排列  
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  
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  
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  
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  
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

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  
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  
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  
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  
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  
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  
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  
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餞道不繼事  
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  
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  
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明脅從者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  
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  
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因不  
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  
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  
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人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  
還金陵卒于家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  
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南  
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  
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  
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  
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  
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  
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  
爲進士者例修邊幅尙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  
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  
豆盧革爲相革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  
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  
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  
之忌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齧虱追者乃捨去渡  
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  
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

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  
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  
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  
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人見必  
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  
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婦化卒二  
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  
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

察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秦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是負先帝也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使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州城下

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察遺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于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

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廵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

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讐敵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老猶爲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帽可乎於虜是誠足以得士矣苟舍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竒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曷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州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

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愜復遣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書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直殿都虞侯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

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率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曷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

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于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詩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况偃師曷耶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南唐書十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屢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英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南唐書十二

一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數誨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

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劔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

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誨知文徽終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湏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劔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

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劔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諡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史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

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秘書郎使事元宗于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令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

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  
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  
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  
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  
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  
馮延魯福州兵敗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請止  
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  
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  
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

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  
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  
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  
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  
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藉口  
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  
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  
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  
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

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帛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闐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

章事古有是 否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檢點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穎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旣留事南唐以駕

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可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眾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

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鎮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或違景達節制時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鎮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



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  
觀者皆爲垂淚元昀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  
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  
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  
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  
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敵自  
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  
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  
兵將遜之時固未爲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  
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  
累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於周雖未卽亡而  
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